



補行婚禮

杜月笙等人到香港前，杜的一個門生以六萬港幣頂費，替他在堅尼地台十八號底層租下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房產商是陸根記營造廠的陸根泉，陸仍住樓上，這就是杜月笙在香港的杜公館。雖說也有三房一廳，可是妻妾兒孫、管家傭人一大群，擠著一堆，也就成了住房困難戶了，比起上海華格臬路杜公館再加上十八層樓的豪華公寓，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為此，大亨讓陳、孫兩房及子媳搬出堅尼地台，另賃住房。

由於四天的海上航行，本來已患有嚴重哮喘病的杜月笙病勢一天天加重。幸有孟小冬體貼入微地侍奉左右，悉心調理，給了杜月笙莫大的安慰。

此時，適逢馬連良在港演出並滯留香港治病，得悉孟、杜抵港，幾乎每日必到杜府做客，隨之杜的門生錢培榮、趙培鑫及琴師王瑞芝等亦常來敘舊。杜的管家萬墨林、醫師吳必彰等人都是京劇愛好者，這樣杜公館每逢星期五即舉行一次雅集清唱，台柱當然是冬皇孟小冬和杜夫人姚玉蘭，其他參加的人員只限於至親好友。這對杜、孟無疑都是一件極感快慰的事情。杜月笙偶然興致好時，也走出病房，前來亮亮嗓子。

不久，楊寶森、張君秋、姜妙香及鼓師杭子和、琴師楊寶忠等應邀赴港演出，楊到港後即趨杜府拜謁孟小冬。當年在京，楊曾得到孟的幫助與鼓勵，此次冬皇與趙培鑫等亦欣然常往劇場觀劇，給楊寶森捧場，為之楊寶森在港演出引起香港票界、新聞界的重視，倍加宣傳，很紅火了一陣子。楊還和馬連良合作演出了《問樵鬧府·打棍出箱》，他倆分飾前後范仲禹。當時香港馬、楊各有一批擁護者，形成擂台比試架勢，於是「四大鬚生」中的這二位同台爭奇鬥艷、互逞技能。據當時目擊者觀感說，演唱各有千秋，難分高低，兩人被譽為一時瑜亮，「打擂台」也被傳為趣聞佳話。這也許是馬楊唯一的一次同台獻藝。

這一時期，杜公館每週有雅集吊嗓活動，琴師又是頂尖的王瑞芝，馬連良每次來時還喜歡客串司鼓。儘管有這樣一流的文武場伴奏，冬皇為了讓大家都能盡興，自己每次卻只唱一兩個小段即止。諸如《八大錘》的「怎能夠今夜晚……」或《烏盆記》的「好一位趙大哥……」，僅此而已，人們難得聽到她的大段唱腔。當然，這裡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當她一面在客廳引吭高歌時，一面還在念念不忘地牽掛著病榻上的杜月笙大亨。

起初大亨有時還能親臨現場來上兩句楊小樓名劇《惡虎村》中黃天霸唱的「離了揚州江都縣，哪有綠林樂安然」，或露蘭春名劇《獨木關》薛仁貴唱的「在月下驚碎了英雄虎膽，回故土只怕是千難萬難」，可是時隔半年不到，杜月笙便再無雅興啟動歌喉了。原因有二：一是他的氣喘病日益加重，發作時往往需要孟小冬或姚玉蘭舉著氧氣筒給他輸氧；二是他近來處於兩難境地，讓這位一向精明能幹、辦事果斷的大亨拿不定主意，不知何去何從。那就是台灣方面不斷有人前來對他進行拉攏；而大陸方面先是黃金榮受人民政府委託，派心腹來香港勸說他回滬，前不久潘漢年、章士釗和夏衍等，也接連秘密來訪，要他不必擔心，過去的事用不著再提，希望他盡早回歸故里。杜月笙對雙方來客，均表示因「身體欠佳」而暫不能啟程。

本來他還以為可以腳踏兩頭船，覺得自己在兩面都變得「吃香」起來，不禁有點沾沾自喜，身體也略感好了許多，而且還扔掉了手中的柺杖和座下的輪椅。天氣晴朗時，他還常在家人的陪同下走出公館散步，大亨在香港的威風似乎一下子又擺了起來。

誰知一九五〇年深秋，正當杜月笙洋洋得意、沾沾自喜之際，忽然傳來台灣方面對他攻擊謾罵的消息，甚至警告他有可能遭到更大的厄運。這其實是台灣方面獲悉杜月笙不肯與他們合作，又遲遲不去台的真正原因是他暗中與大陸時有聯繫，因而又使出另一

種恫嚇威脅的手段，企圖迫使他與大陸不要有往來。這使杜月笙一下陷入了進退維谷、舉步艱難的尷尬局面。他既怕老蔣那套對他好時親如兄弟，不好時又翻臉不認人的作風，同時也十分害怕回到大陸遲早有一天會吃悶虧。在這種兩難窘迫的情況下，杜月笙覺得香港也成了是非之地，不宜久留，為了擺脫目前的困境，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先出去避避風頭過些時候再回來。

他這次選擇的避風港是歐洲西部的法國，那裡氣候宜人、冬溫夏涼，很適合休養，於是他叫管家萬墨林來，當著家人的面一起計算了一下。當他們仔細算好連同顧嘉棠和萬墨林兩家一共需要申請二十七張護照時，孟小冬在旁冷不防地用虛弱的聲音說了一句：「我跟著去，算使喚丫頭呢？還是算女朋友呀？」孟小冬這句話其實在肚子裡已經憋了很久了，只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說出口來。她當初為了感激姚玉蘭的盛情撮合，也為了報答杜月笙的知遇之恩，以身相許，從北平到上海，而後又身不由己地跟著來到香港。

到港一年多來，她又像當年侍奉師父余叔岩一樣，整天為杜的病體操持，煎湯熬藥，不離左右。雖然杜月笙對自己倍加憐愛，但至今沒有一個名分，和他的關係丫頭不像丫頭，女朋友又不像女朋友。那麼自己究竟算是他的什麼人呢？孟小冬不禁想起第一次失敗的婚姻，彷彿覺得自己又重蹈了過去的覆轍。現在杜活著，似無多大憂慮，但他的病一天天地在加重，眼看著隨時可能有生命危險，一旦倒下，如何是好？所以她經常思考跟著他到香港來，是福是禍？問題的答案正日趨明顯，也許自己根本就不應該來香港。她愈來愈覺得自進了杜公館，其實自己從未真正高興過，從未得到過真正的幸福。

由於當家的主人病重，平時杜公館裡猶如死水一潭，毫無生氣可言，孟小冬也懶得過問公館裡的其他事情。因她有過服侍病人的

實踐經驗，現在看護老杜的重擔自然就落到她的肩上。她是名伶出身，生就一副孤傲的性格、剛強的脾氣，在這大家庭裡她看什麼似乎都不順眼，因此平時很少見到她的笑容。她整天把自己關在不見陽光、沒有笑聲的小房間裡，就連和姚玉蘭的關係後來也逐漸顯得有點緊張起來。彼此房門一關，互不往來。每天吃飯也不同桌，各有各的吃法。除中午客廳固定開一桌或兩桌招待客人外，男主人幾乎天天是一大碗美味的爛糊麵，由傭人專送到病床前；姚玉蘭習慣在房裡吃水餃，孟小冬則關在屋裡吃西點麵包，喝牛奶；其餘小爺小姐也各有自己的吃法。一天三頓，忙壞了特地從上海德興館請來的廚師湯永福師傅倆。

有知情者說，堅尼地台十八號紊亂無章，一片散漫，把大門一關，杜公館便成了由許多各自為政的小單位湊在一起的大雜院。台灣作家章君毅在《杜月笙傳》一書中有如下一段的描述：

孟小冬身懷絕藝，孤苦伶仃，一輩子傲岸於榮瘁之際，數不清受過多少次打擊，用「歷盡滄桑」四字，差堪作為她的寫照。她自杜月笙六十歲那年進門，長日與茗爐藥罐為伴，何曾有一日分享過杜月笙的富貴榮華，何曾有一刻得過杜月笙的輕憐蜜愛，因此，乃使杜月笙的病越重，便越覺得自己著實辜負了孟小冬的一片深情。像孟小冬這種卓爾不群的奇女子，讓她踏進杜公館這麼一個紊亂複雜的環境，長伴一位風之燭般的久病老人，對她而言，實在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

所以生活在這樣環境中的孟小冬，終日鬱鬱不樂，度日如年，她不知這樣寄人籬下的生活還要過多久，唯一使她稍感高興的是，在香港還能經常見到來自大陸的同行朋友，或能聽到一些有關京津滬的消息。馬連良、楊寶森、張君秋，還有俞振飛現尚留在香港；王瑞芝、錢培榮、趙培鑫，也還時常能見見面。現在突然聽到杜月笙又計劃全家要漂洋過海遷往法國，不由暗自盤算起來：

如果留下不走，生活依靠何人？倘若不明不白地跟著一起走，「名不正，則言不順」，她又心有不甘，故及時地當著大家面向杜月笙提出了上述「名分」的問題。

孟小冬這句問話，語氣上雖然輕輕淡淡，表面上也不動聲色，但對杜月笙來說，卻像一枚重磅炮彈在他耳邊響起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被孟小冬及時提了出來。杜月笙如夢方醒，他隨即下了決心，並當眾宣佈：申請護照的事暫時放一放再說，現在最要緊的是，先盡快和阿冬（指孟小冬）把婚事辦了。杜月笙一語方出，滿屋人皆驚。本來杜月笙說話，咳咳喘喘，上氣不接下氣的，可是今天說這兩句話時，很像他唱麒派戲一般鏗鏘有力，字字千斤，在杜公館裡彷彿投下了一枚炸彈。

杜月笙和孟小冬已成夫妻，早就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孟天天在盡力照料杜的病體，親若家人，這在梨園界，乃至社會上恐怕也沒有人會否認的。如今杜氏年逾花甲，纏綿病榻，天天在靠輸氧氣過活，說得難聽些，大半截都已下土了，居然還要結婚，不是多此一舉嗎？杜氏的家人沒有不搖頭，但是當面誰也不敢公開違反，說一個「不」字。杜月笙向坐在身旁的大女兒杜美如徵詢意見，杜大小姐回答：「做女兒的是晚輩，管不著。」杜再看看坐在對面的姚玉蘭，姚見孟就坐在邊上，也只能滿臉苦笑，微微點頭，一言不發。但過後她對杜月笙說：「我們姐妹早就認定，沒有話說，不過現在都一大把年紀了，何必再大事破費，惹人嗤笑？」杜月笙對姚央求說：「夫人，你就再饒了我一次吧！公開結婚，怕誰笑話？據說結婚還可以沖晦氣！也許身體就此會好起來呢？」

杜月笙不顧家人的阻撓，堅持要與孟小冬補行一次婚禮。他吩咐管家萬墨林，不必興師動眾，就在家裡擺上幾桌，請好朋友來熱鬧熱鬧，不過小菜要弄好一些，讓他盡快去辦。

萬墨林親自渡海到九龍，在九龍飯店訂了十桌檔次最高九百元港幣一桌的菜，並把九龍飯店的大廚師通通拉到杜公館來出「外燴」。十桌筵席杜公館大廳擺不下，又臨時借了二樓陸根泉的大廳，邀請的親友全部到齊。勉強解決了問題，那晚，六十三歲形銷骨立的新郎杜月笙下了他那幾乎離不開的病榻，穿起了長袍馬褂，頭戴禮帽，坐在手推輪椅上被推到客廳，由人攙扶著站在客廳中央，四十二歲的新娘孟小冬著一件嶄新的滾邊旗袍依偎而立。杜月笙給她左手套上一枚鑽戒，孟小冬臉上現出了笑容，她向邊上的姚玉蘭行了姊妹禮；接著新郎、新娘同每一位來賓握手，還請人拍了些照片。杜月笙將在港的兒子媳婦和女兒女婿全部叫來，命他們給孟小冬行跪拜禮，以後都要稱呼「媽咪」，而對姚玉蘭一律尊稱為「娘娘」。因為在此之前，杜月笙的兒女們稱呼孟小冬為「阿姨」，有的叫「孟阿姨」或「小冬阿姨」，有的乾脆連名帶姓稱呼為「孟小冬阿姨」，後來杜月笙聽了也覺得彆扭，就叫他們不要加上「孟小冬」三個字，一律都叫「阿姨」，而從今天起，就改為「媽咪」了，而「媽咪」送了他們每人一份禮物，兒子、女婿一人一套西服衣料，女兒、兒媳則每人一塊手錶。

自此，梨園冬皇孟小冬，一生苦苦追求的「名分」，終於如願以償，正式做了大亨杜月笙的第五房夫人。可惜的是，杜月笙即使再做多少次新郎，身上的晦氣恐怕也是沖不掉了。相反地，「拜堂」之後，他的病情非但不見好轉，反而越來越加重，因此遷往法國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這段時期，杜月笙習慣到孟小冬房中吃由她煎好的湯藥，一邊大口喝很苦的藥，一邊聽孟小冬自拉自唱余派《洪羊洞》、《魚腸劍》等唱段。服藥以後，他倆常在房中卿卿我我，竊竊私語，具體談些什麼，外人不得而知。曾聽孟小冬弟子、香港余派名票金如新先生用上海話說過：「伊拉兩介頭，嗲得來，交關要好！」杜月笙累了，就倒在孟小冬的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一對老鴛鴦，情濃意蜜，難捨難分。

如此一來二去，引起「娘娘」姚玉蘭的不快，她認為照這樣下去，老頭子的氣喘病，怎麼能好？還不更早送命！本來姚孟之間的關係就有點不是味道，不過都還是放在肚子裡，所謂面和心不和，表面上還沒有拉破。現在她找到點碴兒，也就不客氣地怪三怪四，說話帶刺起來。俗語說：「一隻碗不響，兩隻碗叮噹」好在孟小冬有分寸，她時刻記住自己是「妹」，姐姐打也打得罵也罵得。再說多少年來，再大的委屈都挨過，這點誤會，也就算不了什麼。對此，大亨杜月笙也是「清官難斷家務事」，他只能把兩位夫人請到病榻前，要求她們握手言和。然而表面上雖然和好了，但內心裡依舊芥蒂難釋。

有人見到在孟小冬的房裡，牆壁上掛了幾張演出劇照，其中有一幅很特別，是孟小冬單人扮演的《武家坡》薛平貴，一眼望去，明顯是經裁剪過的，僅剩下長長的一個豎條，即邊上的王寶釧扮演者不見了，是誰扮演的？無法肯定，當然人們會懷疑是梅蘭芳。至於孟小冬為什麼要在房間裡懸掛這幅不成格局的劇照，我們不敢胡亂猜測。戲劇理論家徐城北先生在他所著的《梅蘭芳百年祭》一書中對此分析說：「很可能是孟小冬此際心態的表現。根據中國『女子戀前夫，男兒愛後妻』的傳統習俗，孟在已然委身於杜的『安穩時刻』，卻仍不時地念及梅，應該說還是順理成章的吧。」不過對這類問題的看法，也是見仁見智，很難求得完全相同。筆者曾就此問題問過家裡人和一些朋友，他們多數人都同意徐先生的分析；但也有人認為，根據孟小冬孤傲的性格，她此時在杜公館的處境雖然是強顏歡笑，憂鬱苦悶，但也不至於借這幅連個戀人影子都不在上面的照片來寬慰自己。

一九五一年夏，杜月笙的病情加重，又突然中風引起下肢偏癱，不能起床。他自知病入膏肓，來日無多，對打針吃藥都失去信心，一律拒絕。他說：「你們這樣是讓我多吃苦頭！我生平最愛面子，長此下去將失面子。」姚玉蘭來到杜的病床前，問他現在最希望的事是什麼，他說希望孟小冬過來說話。姚滿足了他的要求。

孟小冬來到病榻前，杜一把拉住了她的手，深情且不捨地說：「我走了以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妳！阿冬，妳是梨園的冬皇，這幾年卻天天在侍奉我，妳的『絕響』也只唱給一人聽，這給我生平最大的安慰，我這輩子已心滿意足了。只是太委屈了妳！現在我又成了窮光蛋！拋下妳孤身一人，我……」孟小冬以手示意，不讓杜再說下去，並安慰他說：「你放心好了！應該是我欠你杜先生很多很多。受人滴水之恩，須當湧泉報答。」

八月初，杜的病情日趨惡化。他讓大女兒杜美如從香港匯豐銀行保險箱中取來了一包東西，原來都是別人向他借款的「借條」，少的五千元，多的五百根「大黃魚」，簽名借款人，大多為國民黨政府軍政大員，然後他把這些紙條一張張撕碎，杜美如感到愕然，杜月笙對她說：「我不想讓你們在我走了以後去打官司。」杜月笙在彌留之際，讓秘書胡筱五打電報給他在台灣的得意弟子陸京士：「病急速來！」陸接電後於八月二日抵港。

八月七日，杜月笙對身邊的秘書和幾位老朋友提出，請他們代立三份遺囑，其中一份是關於財產的分配（包括現金、債券、不動產等），他還取出了自己留存的十萬美元，以「先外後內」為原則，全部分給了杜家和與杜家有關的人，孟小冬只分到兩萬美元。

八月十四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來，似乎想說什麼，姚玉蘭、孟小冬連忙趨前詢問，杜竟說不出話來，淚水直流。孟小冬為他抹去眼淚，並勸慰道：「杜先生，你放心好了！」只聽杜月笙有氣無力、斷斷續續地向兩位夫人關照：「我死後，要穿長袍馬褂……要買好一點的棺材，以後要運回上海……高橋……」。

八月十六日下午四時五十分，當年叱吒風雲的上海灘大亨杜月笙在香港堅尼地台十八號寓所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時年六十四歲。

